

韓非子集解卷第十四

長沙王先慎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

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

令臣操之故曰共也

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既善馭馬

又能忍渴及至彘趨飲遂不能制

○盧文

子罕爲出彘

罕行罰

詔曰注渴誤得先慎曰趙本渴作竭亦誤

之因篡君亦威

一國畏

分出彘之類也

田恆爲圃池

擅行賞人歸之因弑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

王造誠能御

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

車使其操轡

田達成竊之共琴也

王造誠能御

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其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

法曲則亂

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

下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爵祿生於功

本非上有而字今據增今本仁下作不仁誤

爵祿生於功

罪著則罰生

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

立則功爵生

則罰生

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其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其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則罰生

○先慎曰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今本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

君

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

○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

盡死力故

正法故

不仁下欲爵祿乃

盡死力故

非忠君

昭襄知主情

但當自求理以訾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

而不發五苑

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

田鮑知臣情

但當立功

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

故敎田章鮑敎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

而公儀辭魚

以爲違法

受魚則失魚故不受。盧文弨曰注一本爲誤作達脫故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就蘇代非齊王

以令燕王專任

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

○盧文弨曰上張本作士顧廣圻曰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先慎

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非齊潘壽言禹是一橫說一豎說兩事北勘語極明顯張榜本亦誤作士

而居者不

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

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啟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

所覺悟

○先慎曰拾補悟作寤

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

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其車同族者其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顧廣圻曰衣於當作於衣舊注未謬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

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王先謙曰注王下奪觀字先慎曰趙本注平陽君之目目如周行人之郤衛侯也

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先慎曰注衛侯張榜本趙本並作君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

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先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而有獨治之吏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吏治則民治矣

說在搖

木之本與引網之綱

搖木本則萬

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先慎曰注萬本當作萬葉

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

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此二十二字舊注誤入正文

故所遇術

者如造父之遇驚馬。

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驚作駕

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

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

顧廣圻曰此十九以說在例不複出字舊注誤入正文

是以說在

圻曰是此當衍其一也

椎鋸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

閔玉李兒用趙餓主父也。

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

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

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

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

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

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

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

泣也

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者。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筭之制也。以轡筭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筭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駢駕。轡筭不用而擇欲於馬。先慎曰此下當更有擇欲於馬者五字。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駢馬敗者。顧廣圻曰馬當作駕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其故也。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肇革冲冲傳革轡首也革卽肇革亦卽勒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然而田連鼓上成竅玆下。引作玆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玆先慎按說文疊一

指按也。而不能成曲亦其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今據改

增據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

其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慎曰依

脫鼓字

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慎曰乾道本無

上文琴上當

云脫今依補

一曰造父爲齊王駢駕渴馬服成。

先慎曰乾道本無令馬忍渴百日其字拾補有盧文詔

服習之故成也

效駕

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

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

先慎曰乾道本無彘字顧王廣坼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

先慎曰與當作予說文與黨作予不誤

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

二柄篇亦

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

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
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盧文弨曰注用威懼馬馬謗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
寬厚。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諡此作成恆複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子人間訓同並誤簡公以齊民
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盧

文弨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

一曰造父爲齊王駢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

成服成請效駕齊王。

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

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

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

見池駢而走。

先慎曰說文駢馬突也字亦作駢雖

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

其眾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

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毛吻文。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

爲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文謂察馬之毛與吻文也漢書王良傳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說文吻口邊也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且發矣驅而前之

輪中繩引而郤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

。先慎曰逸當作突

竇溝馬退而郤筭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止也。

。先慎曰乾道本止作正盧文弨云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本止作正盧文弨云

之所好也。

。先慎曰乾道本賞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四百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

君自行

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

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

。先慎曰御覽

引殺作死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

。先慎曰常拾補作恆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趙本池作地

誤令王良造父共車。

。先慎曰趙本

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

必敗而道不至也。入當作出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先慎曰

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

先慎曰下文無家字公孫述

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

先慎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字而用兩義以申其說矣案訾之人二甲者謂量其人二甲也國語齊語訾相其質

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卽其義

夫法令而擅禱者。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

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

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

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

愈殺牛塞禱。

先慎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

郎中閭遏

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

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閭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誓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
慎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屯亦罰
亦卽也一卽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閭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閭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誓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

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若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我用也因當作因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慎按俞說是改從藏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

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又誤者爲著耳注謂草木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慎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

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

○先慎曰乾道本果

作草拾補作果盧文弨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慎按作果者是也下文

蓏蔬棗栗蓏蔬草屬棗栗果屬故此媚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棄棗蔬而治卽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是注所見之本尙不誤顧氏未之審耳改從今本御覽引作果蔬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

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下無互字據藝文類聚改

夫生而

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先慎曰白孔六帖卷九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棗

栗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爲昭之誤

田鮒教其子田章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

欲利而身先利而

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

一曰田鮒

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鮒作修

教其子

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

先慎曰各本無曰字據御覽

公儀休相魯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三百八十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注公儀休故魯博士也

而嗜魚一國

盡爭買魚而獻之

○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

公儀子不受其弟諫

○慎曰

韓詩外傳與此同
淮南子作弟子誤

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

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

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

○盧文弨曰自給二字張本無

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慎曰韓詩外傳淮南子無致我二字蓋本書一本作自給一本作致我校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遂致兩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爲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

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明於人之爲已者不如已之自爲也

三上

○先慎曰乾道本連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

今從趙本提行

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

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

先慎曰乾道本無管有管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今據補

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

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

所使之

王渭曰之字衍戰國策無

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

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玉燕王曰齊王

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

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

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

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

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

之潘壽謂燕王曰。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
語亦作厝毛壽又引此云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云春秋後

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

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先

慎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

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闕者

○先慎曰拾補闕作隱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闕顧廣圻云今本闕作隱

燕使人聘

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

○先慎曰問何以如

益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

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

一人在朝廷者。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爲作璽誤按爲下當有吏字先慎曰顧說非爲字下屬讀于媯反

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娟拾補作羽翼盧文弨云張本作淺娟顧廣圻云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眞人主之羽翼淺娟二字不辭改從今本

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先慎曰乾道本褫本作蹠今本作褫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褫是也說文褫奪衣也易訟卦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侯果云褫解也褫字從衣旁乾道本譌作弓旁藏本又譌爲足旁因去虎上厂以成字耳改從今本

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以啟人

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

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

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

字盧文招云舊不重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

先慎曰據經服衣也

不與同族者共家。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居字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

人主不可佯愛人一

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

先慎曰佯愛人佯憎人皆當

重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